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8-2010-092号

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

蛮荒故事 辕徐仁修著，—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

2010

风情之旅雪

沈阳 沈阳 沈阳 沈阳 沈阳

野蛮 野蛮 野蛮徐 野蛮野蛮游记—尼加拉瓜

野蛮野蛮野蛮

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 08-2010-092号

本书由辽宁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原名：英雄埋名 辕仁修 著

徐仁修

中文繁体字版于 2010年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于 2010年经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再授权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由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授权者：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画报出版社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号 邮政编码 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毫米 字数： 千字 印张： 苑 插页： 苑

印数： 册

年 月第 版

年 月第 次印刷

责任编辑：姚铁军 张东平

责任校对：王 义

封面设计：傅凯宁

版式设计：傅凯宁

定价： 元

天高皇帝远



我工作的农场位于西爪哇靠印度洋的一边，
面积一共有八千多公顷，比一个台湾的乡镇还大……
农场里偶尔会有爪哇虎、金钱豹出现，
更不乏大蟒蛇、长臂猿、猕猴、山猪、水鹿、大犀鸟、孔雀
等野生动物。

——九八〇年九月十日，我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应聘为棕东·卡鹿农业公司的农场经理，签了两年的合约。

行前许多朋友都劝我留在台湾好好为本土做事，也为自己的事业奠定一些基础，何必再到那样荒远的热带丛林边缘去冒险吃苦。但我认为，以前我在尼加拉瓜、在菲律宾各住过两年，这两个国家都是天主教国，现在我有必要去认识一个回教国家，这样更能丰富我的思想，又可以收集很多写作材料，可以拍很多照片。

九月正是爪哇岛旱季的最后一个月，也是一年中最炎热的一个月。但是当我搭的飞机快要下降时，却突然来了一阵倾盆大雨，飞机盘旋许久不得降落，我不禁想，这会不会是个不祥之兆。

飞机终于在雨势略歇的刹那平安地降落。

我一踏下飞机就看见一个皮肤棕黑、轮廓俊美的年轻印尼人，手上拿着一张写着名字的牌子，我趋前与他打招呼，他是特地来接我出机场的，因为我上次应棕东·卡鹿农业公司之邀来印尼考察时，曾在雅加达机场被移民局官员一个个长发、蓄胡、啤酒肚，带到一间的小房间里折磨半天，要我付一百美金孝敬他们才准我入境。我想我有正式的入境签证，便拒绝他们的勒索，他们就又刁难又恐吓，最后拖到深夜，他们扣了我的护照，

给我一张没有签发单位的收据，叫我三天内到移民局去领回护照。当我伸手跟他们要收据时，那承办官员却先向我伸手，我装傻用英文问他要什么，他却用中文大声说：“钱选”我又用英文问他做什么用，他却指指手表却用闽南语说：“饮咖啡选”最后我付了他十块钱美金的“加班费”。

第二天，棕东·卡鹿公司的人去移民局领我的护照，移民局却回以找不到，最后公司还是花了七十美金赏钱以“找回”我的护照。

这次我怕在机场折腾太久，事先打了电报，请公司无论如何派人来接我，这样有人事先向移民官员缴了“通行费”，我即可迅速入境。

果然我迅速通过移民关，但在海关又遭到了小麻烦。印尼为了扑灭华文，禁止一切的中文书报及歌曲入境，我因为工作需要，带了一些中文和日文的农业参考书，海关官员说要没收我所有的书，我情急生智说：“我知道你们的规定——中文书不准带，所以我带的全是日文的，你翻翻看就知道了选”他将书本翻来翻去，煞有其事地在其中一个页上停下来看一会儿，他上下颠倒地捧着书，但他既不识中文，也不识日文，最后只好装着懂日文的样子说：“这些书相当深啊选”

当我离去时，他还对我说了一句：“莎哟哪啦选”

劫匪

在雅加达停留三天专为了办理工作居留手续，不但打了十指指模，还得一关一关缴钱以“卖到”迅速通关，不然据说要一个月才能办好。

九月十四日一早，我们离开雅加达朝印尼第四大城——万隆出发。吉普车后座载着满满的行李，除了从台湾带来的行装之外，还有这几天在雅加达购买的一些日用品。

雅加达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炎热、脏乱、游民游荡、治安不好，人多的地方扒手比比皆是，人少的地方劫匪出没，华人往往是他们的主要对象。有一晚，一位朋友接我们去看雅加达夜景，他是台大毕业的，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他叫吕润生。我们一上车他就叫我们把车子窗门上锁。

“劫匪时常埋伏在红绿灯附近，”吕先生说，“当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时，劫匪会突然窜出，拉开车门，然后用刀子架住车内的人而加以洗劫。”

“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在平交道前停车等候火车过去，突然两个劫匪从两边一拥而上要拉开车门，”吕先生笑着说，“但车门已上锁，劫匪拉不开，一时恼羞成怒，从地上拾起石头，就要往车窗敲，我的朋友看了赶快把车窗摇开，将身上的几千盾掏给他们，劫匪意犹未尽，看上他手上的表，最后还把车子上放的半盒西点面包也拿走了。”

“我的表妹在访友途中遇见过最嚣张的劫匪，她就在众目睽

睽的天桥上被洗劫，身上的项链及手镯全被抢去。劫匪走远之后，她正在庆幸被抢去的首饰不过是镀金的便宜货，就在这时，那几个劫匪突然去而复回，其中一个骤然打了我表妹一个耳光，然后恨恨地说：‘他妈的配戴假金饰，害老子们白冒一场险，徒忙了一阵，还空高兴了一会儿……’”吕先生哈哈大笑着说，“现在出门不但真金的首饰不能佩戴，假的也不能配戴，不然会惹来一场无妄之灾。”

几年前我客居菲律宾时，马尼拉的劫风仍盛，而最令人畏惧的就是计程车，有一半被抢的人是被计程车司机所劫，如果旅客只有一人，司机就自己抢，如果旅客两人以上，司机会把车开到某一地点，由同党们结伙来抢。那时，我迫不得已必须搭计程车时，都要把双节棍暗藏在身上，坐在计程车上时一定坐在司机正后面，把右脚放在两前座的中间缝隙上，以备万一司机有何异动，如取刀或枪时，我可以很迅速出其不意一脚先踢落他手上的武器，然后……

古时的土匪往往出没在荒郊野外，现在的劫匪却出没于都市，使人防不胜防，客居这样地方的华人，其精神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这些劫案几乎没有破案者，即使劫案发生在警察身旁，警察亦视若无睹，据当地人说警匪都是一丘之貉，得手的钱财往往双方均分。

“何以见得芽”我不敢相信他的话。

“我有一次在戏院外被抢去了重要的纪念品，”我的朋友指证历历地告诉我说，“我去报警，警察只冷冷地说，‘叫我哪里去找呀’我不得已托朋友找了一个高级警官来帮忙，那位警官问了我被抢的地点、时间及物件，隔了两天，那位说‘叫我哪里去找’的警察就把我被劫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回来。”

首途西瓜哇

车子离开雅加达上了高速公路，直驱六十公里外的茂物，然后折向山区朝万隆市奔去。公路随山势逐渐爬高，气温慢慢转凉，典型的热带植物也越来越少，杉木和高高的羊齿陆续出现。途中有一段颇长的公路，两旁屹立着百尺高、两人合抱粗的路树，密密的枝叶把公路掩盖犹如隧道一般，行车在这大树夹道的公路上，使人不自觉地要慢下来，惟恐惊动这庄严宁静的气息。



雅加达通往万隆的路上有一整片大树

这些树木是荷兰殖民时代栽种的，矗立在这里将近两百年了，历经两次大战、独立战争、内战，至今这些大树仍无恙地存在，不由得我感叹，想起台湾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成濯濯童山，屏东椰林大道刚成阴却遭砍伐，还有林安泰古厝的消失，不禁要在这一点上为印尼这个民族击掌称好。

万隆市离雅加达差不多二百公里，又坐落在海拔七百余公尺的盆地上，主要街道上仍然是荷兰殖民时代留下的建筑，高大的路树已然成了参天古木，这个昔日被西方人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至今未有多少变化。那时候许多初来东方的欧洲人都要先到万隆来住一段日子，以适应热带的气候。每年六月到十月的旱季里，巴达维亚（现在的雅加达）的殖民地官员或商贾都要到万隆来避暑。那时每天下午茶以后，荷兰人穿着运动装打槌球、马球，然后傍晚时，男绅士女穿着巴黎最流行的服装参加游宴。到了星期日早上，教堂的钟声响彻了万隆盆地，一辆辆豪华的马车，车上端坐着西装笔挺的蓝眼人和举着褶边花伞、穿着褶边长裙的白女人，威风十足地驶向教堂去，令土著敬畏地躲向路边。如今这一切景象都消失了，代荷兰人而起的是华人，华人只是富有，却不再有昔日荷兰人的威风。从前荷兰人像鼓着羽毛的雄火鸡一般神气，现在华人只能说是像一只抬不起头的美丽雉鸡。

万隆市曾因亚洲会议在此召开而名噪国际，当时周恩来就在这里发表了万隆五原则，这个原则与之后二十多年的中国外交有密不可分的重要性，最后都依稀可见此五原则。即使时至今日，

大陆外交仍然受到此五原则之影响，但是谁又知道，就在五原则发表十年后的同一城市，华人却在这里遭到屠杀。

离开万隆市沿山路东行，一个多小时就到达卡鹿市，卡鹿市（~~卡鹿市~~）的意思是花园、乐园之意，因为这里海拔九百公尺，是准高冷地，这里所出产的橘子是全印尼最有名的，此外卡鹿的花卉、蔬菜、苗木也远近驰名，是首都雅加达的重要园艺供应地之一。

卡鹿街上较重要的商店，百分之九十都是华人所经营，这种贫富悬殊之情形使得卡鹿地区排华情形甚为严重。一九六七年排华时，全市的华人商店均遭抢劫及破坏，有的甚至遭到火焚，华人家里不但被劫一空，水井也被下毒，许多华人就此失踪，未再归来。

这种排华的情形是东南亚华人最怕的一件事，华人纵然有钱，但每天生活在沉沉压力之下，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样，他们惟一的希望是赶快赚一大笔钱，然后远走高飞到欧美去。年轻一代的华人抛弃了一切华人的文化，努力想成为当地人，易土姓、换土名、说土语、信回教，可是这一切改变不了华人的肤色，他们依然受到排斥，使得许多第二代华人成为无根、迷失的一代，而沉沦于追逐酒色的境地中。

丛林中的农场

我工作的农场位于西瓜哇印度洋的一边，面积一共有八千多

公顷，比一个台湾的乡镇还大。由于山势起伏，路径弯曲，从农场的前门到后门，吉普车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穿越。农场跨越五座朝印度洋延伸的山系，而与印度洋相接，靠陆的三面则与热带原始丛林接壤。正因为与丛林如此接近，所以农场里偶尔会有爪哇虎、金钱豹出现，更不乏大蟒蛇、长臂猿、猕猴、山猪、水鹿、大犀鸟、孔雀等野生动物，这些动物使我的西瓜哇生活倍增情趣。

这个农场的开发历史充满了血和泪。一九二〇年，英国一家农业公司向当时的殖民政府——荷印总督承租这片广阔的原始丛林，预定将它开辟成为橡胶园，那时从卡鹿到农场的一百五十公里距离只有小径联络。当时的总经理就从卡鹿雇了一顶轿，带着一箱一箱的钱和两把枪，走了五天才到达这片蛮荒中的丛林，然后在这大片丛林的中心附近选择了一块略缓的山坡作为农场的办公室、仓库、工厂及住所，当地人把这里称为齐大雾弯村，也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

英国人从外面雇来了上千工人，辟草莱、启山林。那时猛虎噬人时有所闻，夜晚警钟频响，男人刀棍齐出，驱虎赶豹、逐蟒蛇、剿野狗。就这样，农场一块一块地用人类的双手垦出来。

另外，荷印政府也相对地拓宽由卡鹿到斑猛布的道路，以利行车、载运物品。这条路对于荷印政府的国防亦至为重要。

一九三〇年，橡胶造林终于成功，橡胶原料源源出产，农场的工人也纷纷在农场落户，共形成了二十一个村庄。但是工人依

然不足，当橡胶盛产时，英国人向荷印政府租借数百名重刑犯来充当工人，为农场以后的暴乱埋下祸根。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挥兵南下，轻易地占领印尼。农场的英国人在战事逼近印尼时，撤回英国去，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荷兰人再度回到印尼，于是英国人又回到了农场。

一九四六年，印尼爆发了驱逐荷兰人的独立战争，同为白种人的英国佬亦遭池鱼之殃，不但农场受到破坏，生命也受到威胁，后来不得不离开了。

印尼在一九四九年正式独立以后，英国人几经与苏加诺政府交涉，最后将农场交由英国人继续经营，于是橡胶又开始出产。

一九六〇年，苏加诺政府的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西瓜哇回教狂热分子成立了印尼回教共和军与政府军作战，欲成立印度尼西亚回教国。后来回教共和军虽被打败，成员却散入民间，变成游击队与恐怖分子。那时游击队的大本营就在农场一带，从前那些荷印政府借来的犯人，现在都成了游击队主要的成员。他们把



西瓜哇山区的一处坟地

反政府的目标降低，改为驱逐英国人。当时英国人住的房子，也就是我现在住的

这座房子，即曾经遭到三次火焚。起初印尼政府曾派过军人驻守，但后来苏卡诺政府自顾不暇，军人遂撤出，农场立刻陷入黑暗时期，据说那时候农场的工人死了半百以上。

最后，一件惨案结束了英国人的逗留——总经理十八岁的女儿从英国来看父亲，在去农场的路上，被恐怖分子枪杀了。伤心的总经理终于率领身心俱疲的英国农业技术人员离开了农场，而把农场委托给一个华人照管。

英国人走了，经费也减少了，橡胶树长得又高又密，大自然逐渐恢复了它原始的面貌，居民只好勉强开辟一点点的余地种稻维生，有些工人则加入了游击队干起打家劫舍的勾当，西瓜哇山区一带真正成了印度尼西亚的梁山。那里由卡鹿到这里，或者要从万隆到滨海乡镇，一路上人行绝迹，商旅裹足。每天上午，商旅必须聚集一处，然后由军警护送通过这段山路，不然不是遭到洗劫，就是吃冷枪。

一九六七年，苏哈托就任印尼总统，不久就挥兵进剿西瓜哇，所有涉及游击队的人，不分轻重，抓到一律就地枪毙，使得当时这一带的河川流了数月的红水，才使得西瓜哇表面安定下来。

西瓜哇安定之后，农场居民的生活却陷入更糟的境地。英国人完全放弃了农场，经费断了，林园渐荒，橡胶树也老化得流不出胶汁，居民完全失业了，不得不全力开垦英国人弃垦的山坡地来种植农作物，但这样的地也太少了，大部分的地都是参天的大橡胶树。居民只有原始工具，对这种大树只能望树兴叹，如此三餐难继的日子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农场转手给新公司之后，才开始出现转机。

新的公司就是棕东·卡鹿农业公司，这个公司的大老板一个是华人林保欣，一个是印尼当时的总统苏哈托。

林先生是一个不会讲华语的华裔印尼人，印尼名叫扬尼·哈利扬多，他是苏哈托年轻时的朋友，据说在印尼独立战争时，他曾替苏哈托筹募粮饷，并向外国购买武器，使得苏哈托终能在日惹战役中打败荷兰人而夺取日惹城。又在一九六五年印尼内战时，据说他曾以私人关系向外国订购甚多之军火给陆军，让苏哈托最后登上总统宝座。林先生也因而致富，并在靠近中爪哇的苏卡蹦米地方买了一个大农场，专门从事丁香与茶的生产，又与总统家族合作，同马来西亚的华人公司合资，在苏门答腊南部开辟了一个五万公顷的蔗糖农场及制糖厂。

一九七五年，林保欣与总统合股，以棕东·卡鹿之名接下这个原由英国人承租的农场。并由香港汇丰银行贷款，从事油棕、橡胶、可可、丁香、柑橘之生产，居民也从这时起才有了固定的收入。

林保欣先生不但在印尼有很大的事业，在香港、美国、肯尼亚也有极大的投资，尤其在肯尼亚，他拥有肯尼亚航空公司的一半股权，另外还拥有二万多公顷的大农场，二万多公顷到底有多大呢？差不多等于一个台中县的全部耕地面积。

在南洋，像林先生这样富有以及对政府高阶层具影响力的华人颇有人在，可惜的是他们都把影响力放在争取及保护个人财富和私人利益上。

齐玛丽村

我住的村子名叫齐玛丽，意思是玛丽河，而在从前，这个村子却叫齐大雾弯村。

在印尼，自古以来，土著都是沿河而聚居，因此往往取河名为村名。在西爪哇的孙达人称河为“齐”，所以在西爪哇到处可以看到与齐字有关的村镇，像齐卡扬、齐松备、齐猛格、齐...，这些名字都是地地道道的孙达名，惟有我住的齐玛丽村的玛丽却是外国名，从这个名字不难联想到一段异国之恋的故事。

话说当初那位总经理单独深入蛮荒开辟农场，因为独居异国落后地区，在寂寞与单调的生活下，娶了一位美丽的孙达姑娘。反正在印尼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没有人会在乎你多了一位女人，更何况是白皮肤的老爷。

白老爷各方面虽然能干，却惟有对这位姑娘长长的孙达名字念不出来，最后他索性替她改了个英文名字——玛丽，这样至少白老爷唤起来还有一点家乡味。

玛丽虽然受的教育不高，但天生丽质，聪明过人，不但做了白老爷与当地居民的好桥梁，同时她很巧妙地当地工人争取更好的待遇，也化解了不少劳资纠纷。

玛丽因此逐渐受到远近居民的敬爱，在西爪哇恐怖分子横行的时候，她团结了善良的居民与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在紧要关头时，她还独自一人冒险进入游击队在丛林中的基地，去见游击队的首领，

终于使恐怖分子感动于她的大无畏精神,而不再屠杀当地居民。

当苏哈托进占农场一带时,玛丽又以她特殊的身份救了不少即将被政府军枪毙的人。

白老爷走的时候,要求玛丽一起到英国去,玛丽拒绝了。她知道她在白种人的社会里一定会受到歧视,生活也不会愉快,她要求白老爷把儿子带走,她觉得孩子去英国才能受到好的教育。后来她结合了当地的力量,办了一间小学堂,就是现在小学的前身。她常常坐在河边或唱歌或祈祷或给前来戏水的孩子讲故事。

一九七〇年,当玛丽六十岁生日时,住在齐大雾弯村的居民一致通过把村名改为齐玛丽村,以纪念这个不平凡的孙达女人。

一九七八年,她儿子从英国回来看她,第二天,她在睡梦中无疾而终,后来葬在一个可以俯瞰齐玛丽村庄和河流的高冈上。在那里,她可以听见山腰下的小孩子以孙达语唱着童歌。

我在听过这个感人的故事之后,特别写了一首诗,这诗被一位老师拿去翻成孙达文字。他说他要将它谱成歌曲,可惜他尚未完成我已离去,下面就是诗的内容:

玛丽河啊选

你洗去

我们的泪、

我们的汗、

我们的血,

还有我们的苦痛。

你流去我们的梦，
还有我们的青春。
只有你知道村中的一切，
深深知悉我们。

玛丽河啊选
请把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历史，
还有我们不变的爱情，
用你那永不休止的水声，
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
那时啊选
我们都不知在何处，
只有你 玛丽河 依然奔腾。

以孙达族传奇女子命名的齐玛丽村



西爪哇风土记



照说信教的妇女应是非常保守的，
像在中东，即使脸部都要用面纱遮起来，
但是这里的回教妇女却可以袒胸裸体在河中洗澡，
同时与旁边的其他男人打情骂俏，也可以光着下身在河
中一面方便一面与人聊天。